

经典·新阅读

读懂柏拉图的第一本书

# 理想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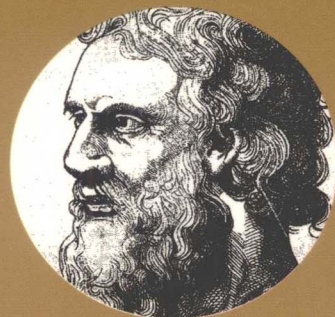
(古希腊) 柏拉图◎著 黄颖◎译

人类正义问题的开山之作  
人类心灵史永远的回响

教你如何思考世界，思考社会，思考人生

没有理想就没有未来，每一个理想国，  
都会在你的心目中培植和平、正义与博爱的美好希望。

中国华侨出版社



经典·新阅读

读懂柏拉图的第一本书

# 理想国

(古希腊) 柏拉图◎著 黄颖◎译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懂柏拉图的第一本书:《理想国》/(古希腊)柏拉图著;  
黄颖编译.—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3

ISBN 978-7-5113-2186-2

I. ①读… II. ①柏… ②黄… III. ①古希腊罗马哲学—  
通俗读物 IV. ①B502.23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017992 号

**读懂柏拉图的第一本书:《理想国》**

---

著 者 / (古希腊)柏拉图

编 译 / 黄 颖

责任编辑 / 梁 谋

责任校对 / 孙 丽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787×1092 毫米 1/16 开 印张/20 字数/331 千字

印 刷 /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13-2186-2

定 价 / 35.00 元

---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100028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010)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010)64443051 传真:(010)64439708

网址:www.oveaschin.com

E-mail:oveaschin@sina.com

## 译者引言

柏拉图(公元前 427 年—公元前 347 年),古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柏拉图师承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公元前 469 年—公元前 399 年),后继承发展,承前启后,同时他也是另一位古希腊史上很重要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老师。他出身贵族,一生致力于哲学研究,以哲学为人生最高理想。古希腊人热爱哲学,热爱科学,并认为科学哲学为一学,合二为一并无区别,柏拉图也不例外,在亦师亦友的苏格拉底影响下,他提倡哲学家不应闭门造车,应当走到现实生活中来,学以致用,付诸实践,如此哲学是为哲学,在这方面,他自己身先士卒,他把高深的哲学理论探讨与现实中的知识追求结合在一起,这使得他的理论在很多生活问题上的应用中显得那样地生动,《理想国》一书就体现了他这方面的主张。《理想国》虽为一部哲学著作,却无论是主题还是语言上都深入浅出,生动活泼,细读后更会发现,全书段落逻辑缜密,博古通今,其中对辩精彩但一点不显艰涩,读来趣味横生。

全书讨论的大多数问题都和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譬如优生学问题、节育问题、家庭解体问题、婚姻自由问题、独身问题、宗教问题、道德问题、文艺问题、教育问题(包括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研究院以及工、农、航海、医学等职业教育)加上男女平权、男女参政、男女参军等问题,几乎都是普通人一生中会遇到的各种问题,可见,柏拉图的学说较之苏格拉底综合性、实用性更为突出。

柏拉图一生以继承苏格拉底哲学研究大业自任,前后共著对话体著作 25 篇。本书《理想国》成于柏拉图壮年时期,影响最为深远。柏拉图的这些著作当中除最晚的《法律篇》之外,其他 24 篇的主要对话者都是苏格拉底。虽

然这些著作后人经考证有些是伪作，但也足以见得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的敬重以及对他的离世的痛惜之情。因此，即便是苏格拉底一生不著一字，柏拉图这位西方哲学史上留有大量著作的人却借苏格拉底之口表达了自己的哲学立场。

《理想国》中的主要人物也是苏格拉底，但真正表达意见的却是柏拉图，柏拉图站在苏格拉底理论的基础上，针对当时希腊统治者和贵族的观点和想法提出抨击，他痛心的是雅典贵族堕落为寡头，没有好好治理自己的国家，而农民、工人、商人只是物质财富的生产者和推销者，他们是不可能也不必要去担负行政上的许多事务。活动只是领导阶层的专职，是领导阶层义不容辞的一种道德责任。在柏拉图看来，领导与群众必须严明分工，领导阶层主要是受工农商的供养来尽全力来治理国家，给工农商办好教育、治安和国防。事实上他所提出的这种合作结构要实现起来难度很大，但柏拉图并不因此失去信心，他认为只要国家好好培养下一代的年轻人，希腊还是很有希望的。于是，《理想国》中他执意建造了一个他理想中的国度，这乃是这位哲学家心目中理想的治国计划，他希望能给当时雅典的统治者一些建议，让希腊重新恢复到有序的治理当中去。他的这一观点在本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柏拉图的《理想国》对于研究西方哲学而言有很强的启发性，在西方哲学界也是一部经典。但这一书中的有些观点现在看来只能是见仁见智，存乎其人了。所谓百家争鸣，细细品读以后，也会有所收获，切勿断章取义，那就有可能误解了大师的深意。

此书的译本众多，其中有吴献书译本，向来在学界享有盛誉，但其中的语言相对艰涩，读起来不容易为现在的年轻人所理解，本书译者参照原本（Loeb 古典丛书本希腊原文和牛津版 Jowett & Campbell 的希腊原文，并参考 Jowett, Davies and Vaughan, Lindsay, Shorey, Cornford, Lee, Rouse 等新旧英译本七种）和吴译本，重新翻译，将语言进一步简化，希望让现在的年轻人也能读懂柏拉图的经典之作，但翻译过程中难免有不妥之处，或是错译，望读者指正。

# 目录

311	302	275	250	221	193	162	125	94	61	33	1
简明参考书目	注释	第十卷	第九卷	第八卷	第七卷	第六卷	第五卷	第四卷	第三卷	第二卷	第一卷

# 第一卷



(苏格拉底：一天，阿里斯同的儿子格劳孔和我一起去比雷埃弗斯港<sup>①</sup>参加当地的女神<sup>②</sup>献祭活动，还在现场观看了赛会。当地居民在赛会活动中热情很高，有可能是因为头一次在这样的节日举行这样的赛会的缘故，在我看来，比色雷斯人的赛会活动好得多。我们参加完祭献活动，看完表演后打算回城，此时，克法洛斯的儿子玻勒马霍斯正巧在远处看见了我们俩，玻勒马霍斯便打发家奴先追上来挽留我们。家奴拉住我的披风，说：“我家主人请两位留步。”我转身问道：“你家主人呢？”家奴回答：“两位稍等，主人马上就到。”听罢，格劳孔说：“那我们就等等他吧！”)

过了片刻，玻勒马霍斯赶了上来，同行的还有其他几位，有格劳孔的弟弟阿得曼托斯，尼客阿斯的儿子尼克拉托斯和几个陌生的朋友，看得出来他们也都是刚刚看完表演赶过来的。)

玻勒马霍斯(以下简称玻)：苏格拉底，看来你们正打算回城去啊。

苏格拉底(以下简称苏)：正有此意！

玻：你看看，我们这儿有不少人呢。

苏：是的，看见了。

玻：那这样吧，要不你们留下来，要不就和我们较量一下。

苏：难道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吗？我婉言劝说你们让我们回去，岂不是两全其美。

玻：你们确定有信心劝下我们吗？我们可不是轻易被说服的人。

格劳孔(以下简称格)：我们自然是没有这么大的能耐。

玻：那就劝你们尽早放弃说服我们的想法，我们可不是那么好说服的人！

阿得曼托斯：你们不知道今晚这里有火炬赛马比赛吗？

苏：骑马吗？这听起来挺有意思的，骑在马上手持火炬接力，还是指其他的什么新鲜玩意儿？

玻：就是你所说的那个，比赛完还有庆祝活动，值得留下来看看。吃完晚饭我们还可以一起去逛逛街，还能和这里的年轻人会会面，我们也可以好好聊聊。就这么着了，留下吧！

格：这么说的话，我们非留不可了。

苏：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只好留下了。

（苏格拉底：说罢，玻勒马霍斯带着我们俩到了他的家里，在那里我们见到了他的兄弟吕西阿斯和欧若得摩，还有卡克冬地方的色拉叙马霍斯，派尼亚地方的哈曼提得斯，阿里斯托纽摩斯的儿子克勒托丰。我们还拜见了玻勒马霍斯的父亲克法洛斯。因为太久没见过克法洛斯了，现在的他看起来有些苍老。那天他头戴花圈，静静地坐在带靠垫的椅子上，他看见我走过来，立刻向我打招呼。）

克法洛斯（以下简称克）：亲爱的苏格拉底，你怎么不常来比雷埃弗斯港看看我们呢？我的身体如果能和以前一样硬朗的话，一定会常常进城看你去的，就不用你这么老远地过来见我。可惜你看我的样子，现在只好拜托你过来了。我这年纪大了，物质享受方面的要求降低了，现在，我更热衷和别人机智地清谈，且越来越喜欢了，所以，你应该经常来我这儿。别见外，就在这儿和年轻人交交朋友，聊聊天。

苏：克法洛斯，我很感激有你们这样上了年纪的人愿意和我聊天，因为你们才是有了漫长人生经历的人。而这条长长的路，我们才走了一小段，未来路崎岖与否，我们应该虚心向你们请教才是。您看，您的年纪已经到了诗人所描绘的“老年之门”，我想问问您晚年的生活对您来说是痛苦还是其他的什么感受呢？

克：我愿意和你们一起分享我的感受。亲爱的苏格拉底，古人常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我和几个与我同龄的人经常碰面，一旦回想起从前的日子时，就一起抱怨。只要一说起年轻时那些物质享受的日子，就好像失去了最好的时光一般，总觉得现在的日子和过去一比实在让人提不起精神来。有朋友总埋怨，自己因为上了年纪就容易被亲戚朋友遗忘了，所以总认为他们生活中的痛苦归根结底是因为年纪大了。但在我看来，年纪大不是根本原因。如果我也和他们一样的想法，那么像我这般年纪的人，日子过得就遭罪了。事实上，我见过很多并没有这样想法的人，譬如诗人索福克勒斯<sup>③</sup>。有一次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正巧碰上别人问



他：“索福克勒斯，你一把年纪了还在谈情说爱吗，还敢向女人献殷勤吗？”他听了之后说：“甭提了，我早就不干这些事情了，已经不做这些事情的我就仿佛从一个狠毒的疯主人那里逃走一般自由解脱啊！”听了他的话我当时就觉得十分在理，现在回想就更同意他的看法了。人上了年纪，会变得比从前更清心寡欲、心平气和。到了这个阶段，不似从前年轻时那样日日绷紧了神经，日子过得平和了，心态好了就好像是索福克勒斯说的那般境界，像是从一个凶狠至极的奴隶主子那里逃脱了一样。苏格拉底，我上面给你说的那些人的抱怨，包括亲人朋友的冷落等诸多痛苦，实际上都来源于人本身的性格，而不能一味怪罪年纪变大。如果他们一直都能保持心胸坦荡，心态平和，那么年龄的增长不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痛苦；反之，即便是年轻人，日常生活也避免不了各种烦恼和痛苦。

（苏格拉底：听完克法洛斯的话以后，我深受启发。不过，我还想让他再多讲讲，接着我有意刺激了他一下。）

苏：那么，亲爱的克法洛斯，我想很多人听了你的话以后会不以为然的。在他们看来，你尽享天伦之乐，是因为你家资雄厚，和你的性格没多大的关系，他们会告诉你钱可以给人痛苦的生活很多安慰。

克：他们说得也对。他们有他们的不同看法，我可以理解。只不过，他们言过其实了。如果他们这么说，我也可以告诉他们，就像是色弥斯托克勒<sup>④</sup>回答塞里福斯人的问题那样。塞里福斯人总以色弥斯托克勒的雅典贵族身份否定他的功绩，否定他的名气，尽管如此，你知道色弥斯托克勒是怎么应对这些诽谤的吗？色弥斯托克勒应答道：“假如我是塞里福斯人，我是难以成名。但就算你们是雅典人，你们同样也成不了名。”同理，对于那些不认同我观点的人，我也可以用相同的方式来回答他们。性格好的人到了年老的时候，即便贫苦，他一样乐天知命，反倒是那些性格不好的人，就算是家财万贯，年纪大了以后他们也难以获得平静的生活，因为他们的内心是无法满足的。

苏：那么，冒昧问一下，您那富足的财产是通过自己努力获得的还是继承获得的？

克：说实话，我自己赚的钱确实不如我的祖父，但在我父亲之上。我的祖父克法洛斯，他也继承了和我差不多数量的财产，但这些财产在他的手里又翻了好几番。到了我的父亲吕萨洛斯时，他所有的财产已经减了许多，甚至还不如我现在

的多。对我来说，能留下给我的后代的家产只要不比我当时继承的来得少，最好是还可以多一点点，我就感到很满足了。

苏：我之所以这么问您，是因为您看起来不太像是执著于钱财的守财奴。这世上的人，若钱财不是自己努力赚来的，大多不贪财；但凡钱财是自己赚来的人中总会有固执的守财欲。这就如同诗人爱自己的诗作，父母疼爱自己的子女一样，赚钱者也同样偏执地守护自己的财产。钱财的价值固然是个人愿意，更重要的是，他们将这份钱财视同己出。我不赞同这种人的做法，毕竟他们从来不赞美钱以外的事物。

克：不错，你说得有理。

苏：另外，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就您的经验，如果一个人拥有丰厚的家资，那么他从中获益最大的是什么？

克：说到获益，也许有很多人不愿意相信这一点。苏格拉底，你想想，一个人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时，自然而然地会有一种未曾有过的恐惧感。尽管年轻时并不相信任何的鬼神、地狱之说或是阴阳轮回报应的传说，等等，但到了这个阶段，想起来都会让人感到莫名地害怕，人也开始渐渐变得不安起来，慢慢会相信这一切可能是真的。不论是年龄一步步增长，还是自己离另一个世界越来越远，都会让人们更清晰地认识自己的人生，平添了不少的恐惧和焦虑。随后，他们会不断问自己，是否在什么地方做过害人的事，害过什么人，等等。一旦他们发现自己做了许多错事，就会常常在夜里被噩梦惊醒，像孩子一样被吓坏。但是如果活得坦荡，那晚年的生活就会如品达<sup>⑨</sup>所说的那样：“晚年的伴侣心贴着心，永存的希望指向光明。”品达概括得已经很准确了，你问我钱财给人带来的好处兴许就在于此。但并非人人都如此，我是针对通情达理的人来说的，有了钱财可以让他们不再故意或是被迫骗人，而当他去到另一个世界时，同样也不用担心会因欠了神的献祭或是拖欠他人债务而心惊胆战了。我总是这么想，纵然钱财有种种好处，两相比较，对通情达理的人来说，上面我说的这些或许才是他此生最大的获益。

苏：克法洛斯，您说得太精彩了。那么正义呢，什么才能称作为正义？实话实说，欠债还钱就能算是正义吗？以这样的标准定义正义是否准确，会不会有的时候做到实话实说或是欠债还钱也仍然是不正义的呢？就比如，您向一个朋友借了一把锋利的武器，那时候他思维清晰，一切正常，不久后他疯了，这时他找你要回

那件武器，你周围的朋友都不同意你将武器还给他，而你还是坚持还给了他，对一个疯子实话实说也算不上是正义吧？

克：你说得没错。

苏：您的意思是，仅仅实话实说、有借有还还不完全算得上是正义。

玻勒马霍斯突然插话说：如果大家还相信西蒙尼得<sup>®</sup>的话，那么这已经可以称得上是正义的完整定义了。

克：太好了，这个话题就交给你们俩了，这会儿我该去给女神献祭上供了。

苏：那我就把玻勒马霍斯当作是您的人喽！

克：没问题，当然可以。（克法洛斯笑着离开去献祭了。）

苏：我们接着谈吧，玻勒马霍斯，你刚才说西蒙尼得的话，那么他关于正义的定义究竟是什么？

玻：西蒙尼得说过“欠债还债就是正义”。我觉得他说得没错！

苏：的确。西蒙尼得是个有大智慧的诗人，没有理由地随随便便怀疑他说的话是不对的。可是，他这句话究竟有什么深意呢，或许你已经明白了，但我仍然有些困惑。他说的这句话和我们刚才讨论的那个问题似乎并不是一个意思——刚才我说到的故事中的物主已经头脑不清楚了，我们还一定要把借来的锋利的武器还给他吗，不论它危险与否，只因为借物也算是一种欠债行为，是这样吗？

玻：那当然不该还啦！

苏：依你所说，西蒙尼得的这句话，应该是另有他意。

玻：嗯，这确实另有所指。他的原意应该是指朋友相处时，要善待他人，勿与人为恶。

苏：我知道了，照他的意思就是说，双方是朋友的情况下，如果还债或是还物会对其中的任何一方产生危害，那都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还债了，是吗？你看，这样的说法和西蒙尼得的说法是否一致？

玻：是的。

苏：再问一个问题，那欠敌人的钱或物要不要归还呢？

玻：当然还是要还的。我认为欠敌人无论什么应该都与心灵善无关，这样才符合常理。

苏：其实西蒙尼得也和大多数诗人一样，在正义的定义上界限模糊不清。他

所说的正义本意应该是指给予不同的人不同分量的报答。这才是他所谓的“欠债还钱”的真正含义吧。

玻：那么，你的意思是？

苏：好吧！你说如果我们这样问西蒙尼得：医术是给予什么的报答呢？这报答应该给予什么人，具体给什么呢？你想想他会怎么回答我们？

玻：他的回答自然会是，医术给予人药品、食品和饮品，等等。

苏：同样地，我再问你，烹饪术给予的是什么？给予什么人呢？

玻：当然是将美味给予食物啊！

苏：那好，再问你正义呢，它又是给予什么的报答呢？给予的是什么，给予什么人？

玻：苏格拉底，按此前我们的逻辑，正义就是给予友人善，同时给予敌人善和恶。

苏：这是西蒙尼得的本意吗？

玻：我认为是这样的。

苏：好，那有人生病的时候，谁才是最能给予朋友善又给予敌人恶的人呢？

玻：是医生。

苏：航海过程中，遭遇风险时呢？

玻：舵手。

苏：那照你的说法，一个拥有正义的人，在何种目的下，做何种活动时，最能损敌利友呢？

玻：战争，在战争中与友人联盟攻敌的时候。

苏：好的，亲爱的玻勒马霍斯，那我能不能说，假使人们都不生病，医生也就百无一用了。

玻：是的。

苏：人们不航海的话，舵手也同样毫无用武之地了。

玻：对。

苏：那就是说，只要不打仗，正义的人们不是也一样毫无用处。

玻：不是。

苏：你的意思是正义在除战争以外的时间也有它的用处？

玻：没错。

苏：种田也是有用的，是吗？

玻:是的。

苏:种田是为了收获庄稼,是吗?

玻:是的。

苏:鞋匠做鞋也有用,对吗?

玻:对。

苏:你一定会告诉我,它的用处在于做成鞋子。

玻:那是当然。

苏:好的,那你再说说,正义平时又是在哪些事情上,满足哪些需要方面上是有用的?

玻:在双方订立契约合同这事上是有用的,苏格拉底。

苏:你是说订立合同中的合伙关系,还是指的别的?

玻:当然说的是合同中的合伙关系。

苏:下棋的时候,你怎么定义一个优秀且有用的伙伴呢?是所谓的正义的人还是下棋高手?

玻:当然是下棋高手。

苏:还有,在砌砖砌瓦这些工作上,找什么样的人当工作搭档更好更有帮助呢?选正义的人是不是比瓦匠更合适?

玻:不是。

苏:演奏音乐时,依你上面的观点,琴师也应该比正义的人更合适作为合作伙伴。那我就想问问你,在哪种情况下,哪种关系中,正义的人会比琴师更合适作为好的合作伙伴?

玻:那恐怕是在金钱关系上。

苏:好,玻勒马霍斯,我们先不考虑怎么花钱的问题。再比方说,马匹交易时,马贩子也应该是较好的合作伙伴吧。

玻:是这样。

苏:那船舶买卖时,和造船的工匠或是舵手合作更好吧?

玻:应该是这样。

苏:那与他人合伙发生金钱关系的话,究竟什么时候,正义的人才会更合适呢?

玻:当你需要妥善保管钱财的时候。

苏：照你的话说，不是花钱的时候，而是存钱的时候，对吗？

玻：没错。

苏：难道是用不到钱的时候正义才有其真正的用武之地？

玻：似乎是这样的。

苏：那么，当你在保管修枝刀的时候，正义无论于公还是于私应该都是有有用武之地的，而当你用它来修剪树枝时，正义的作用就不如花匠的技术来得重要了，是不是？

玻：是的。

苏：那你是不是也可以同样这么说，武器和琴在保管的时候，正义的人是有用处的，而当它们被使用的时候，军人和琴师的功效就更明显了。

玻：当然了。

苏：这么说，世上几乎所有事物皆如此吗？当它们被使用时，正义就显得百无一用，只有他们不被使用的时候，正义才发挥它的效用吗？

玻：听起来是这样的。

苏：亲爱的玻勒马霍斯，假如在你看来，正义只针对无用的事物才能发挥功用的话，那正义也就没有什么特殊的价值了。我们换个角度再来思考这个问题吧。两人打架，不论赤手空拳对打，还是拿家伙对打，是不是善攻的人都善守？

玻：那是自然。

苏：同理，是不是擅长预防疾病的人也最容易患病呢？

玻：我觉得是这样。

苏：战争中，不论敌方布局多么周全巧妙，只要是善于守住我方阵地的人就是擅长偷袭对方的人吗？

玻：也是的。

苏：好，那我可以說一个能很好管钱的人也就善于偷钱了吗？

玻：照理说，可以这么说。

苏：就这么推理，正义的人最后成了小偷了。玻勒马霍斯，你的理论是从荷马那里学来的吗？我知道，荷马一直把奥德修斯<sup>⑦</sup>的外公奥托吕克斯塑造成个背信弃义，吃里爬外，过河拆桥的小人，甚至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只因为荷马很欣赏他。而亲爱的，你上面所说的那些，依据荷马和西蒙尼得两人的意思，就是说

正义如偷盗这类行为一般。只是,这种正义的偷盗的目的是为了以善报答友人,以恶还敌罢了。你说,你是这个意思吗?

玻:我的天!我是这个意思吗?不是的。我已经被你说得弄不清楚自己在说什么了。但是,无论如何,我还是认定了损敌利友的行为确实是正义的行为。

苏:你提到的朋友到底是那些外表看上去正人君子的人,还是真心好的那些人呢?还有你提到的敌人是不是也是那些外表看上去很坏的人,还是看上去很和善,实际上坏透的人呢?

玻:这还用问吗?通常情况下,爱自己的人会被认同为好人,反之,恨自己的就是坏人啦!

苏:一般情况下,大家都不会认错好人和坏人了是吗?

玻:也不是,把好人坏人认错的情况是会出现的。

苏:那这样的话,就是拿好人当敌人了,而坏人却成了朋友了。

玻:是这样的。

苏:好吧,那正义不免就要成了善待坏人,损害好人了。

玻:好像是这样的了。

苏:但是,好人总是正义的人啊,他们从不干不正义的事情。

玻:没错。

苏:可照你这么一说,正义就成了伤害那些不干不正义事情的人了。

玻:不是的,不是这样的。苏格拉底,你这样说就不对了。

苏:善待坏人,损害好人的行为还能不能算是正义?

玻:你这么说要比刚才的说法听起来更合理一些。

苏:玻勒马霍斯,对于分不清好歹的人而言,正义反倒是伤害朋友,帮助敌人,只因为他们有些朋友是坏人,有些敌人却是好人。从而我们得到的观点恰恰与西蒙尼得的说法背道而驰。

玻:真的吗?结论是这样吗?那我们还是重新来一次,兴许是我们对敌人和朋友的定义还不够准确。

苏:不过我们刚才哪儿错了?

玻:错就错在我们把所谓可靠的人都定义为好人了。

苏:那现在我们该怎么更准确地定义敌人和朋友这两个词呢?

玻：朋友指的是那些外表和本质都可靠的人。有些人看上去可靠，但不一定就真心可靠，这样的人通常只能作为表面上的朋友，算不上真朋友。同理，敌人的定义也应该是如此。

苏：你重新给出的定义是说，好人才是朋友，坏人就都是敌人了？

玻：是的。

苏：我继续补充，最初，我们说到正义就是以善待友，以恶报敌。看来，现在还需要补充一条，当朋友是好人时，善待之；敌人是坏人的人，当报之以恶。这样才算得上是正义的完整定义吧？

玻：是的，我认为这样的解释才是完整的定义。

苏：你先别急，我再问你，正义的人可以伤害其他人吗？

玻：为什么不可以？对于敌人，他同样可以抵抗。

苏：就举马的例子吧，一匹受过伤的马，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呢？

玻：变坏了。

苏：这是因为马之所以为马才变坏的，还是因为狗之所以为狗才变坏的呢？

玻：是因为马之所以为马。

苏：换言之，受伤的狗，也是因为狗之所以为狗而变坏的是吗？

玻：这还用说吗，道理一样啊！

苏：好，那顺着你的逻辑，我们可不可以说，人受伤了以后，也因人之所以为人而变坏，是人的品德性情变坏了？

玻：可以这样说。

苏：那正义算不算人的品德的一种呢？

玻：毋庸置疑。

苏：玻勒马霍斯，既然如此，人受伤后，由于品德变坏了，因此也就难免会变得不正义了，是吧？

玻：应该是这样的。

苏：再举个例子，音乐家能用他们的技巧谱出使人们不能理解的音乐吗？

玻：不能。

苏：骑手能否使他人变成不会骑马的人吗？

玻：也不能。



苏：我顺着往下问玻勒马霍斯，正义的人能不能用他的正义让他人变得不正义呢？也就是说，好人用自己的美德使人变坏，可能吗？

玻：当然不可能。

苏：在我看来，使物体变冷不是热的功效，反而应该是相反的功效才是。

玻：是的。

苏：潮湿也同样不是干燥的功效，而是与之相反的功效。

玻：当然。

苏：伤害他人也不应该是好人能做的，而应该是坏人所做的事情。

玻：应该没错。

苏：不是说正义的人都是好人吗？

玻：当然是啊！

苏：玻勒马霍斯，伤害朋友也好，伤害任何人都好，都不是正义者做的事情，而应该是非正义的人的所作所为。

玻：苏格拉底，你的分析很充分。

苏：假设有人说，正义是欠债还债，那这还债的行为就是利友损敌的行为，我总认为这样的说法不够智慧，不论伤害什么人都应该是一种不正义的做法。

玻：我同意你的看法。

苏：如果他们认为他们的观点来自于西蒙尼得，或是毕阿斯<sup>®</sup>，还是皮塔科斯<sup>®</sup>，或是其他圣贤的理论，那我觉得咱们有必要联合起来反对这种主张了。

玻：我会准备好参加战斗的。

苏：正义就是利友损敌，这样的说法，你知道是谁的观点吗？你猜猜看，我会认为是谁的？

玻：你说的是谁呢？

苏：我认为应该是佩里安德罗，或是佩狄卡，也可能是泽尔泽斯，或是忒拜人伊斯梅尼阿，或是另外一些更有钱并自认为有势的人的主张。

玻：你说得太对了！

苏：嗯，那既然这个定义已经被证明不成立了，那谁还能给出更为准确的定义呢？

（就在我们两个谈话的时候，色拉叙马霍斯好几次也插话进来，但始终都叫